

兵鏡

無鏡引

余曩籌遼事而作遼籌〻兵也籌餉如是矣餉豈籌而足者亂憺最杞人憂甚惜哉致寶豐流

澤尊乃若寧家之翁之將
之舉之戰雷之營傳之勇
艱之山川象緯則付詩患
像而來饋之方河受人遠
陵氏長歸國宣持所轉

皇家一書閣命總纂諸臣
頒覽命以校讐九天九域
之籍靡不具載致其備嚮
而譚非不微詳於歷代論
案於前人纔而纖析而

陳簫摛而賞鑒々々者之觀隱
以新裁悅寫三蜀之瓊瑤
古于二儇譬鏡瀅寸管中
噴薄而出偶忘謂上博古之
遺寶與而且證之曰鏡之明

體也讀的可使讚眉飛筆
象援之婦人嬌莫逾秦
宮之照妖圖甚肆也爰纂
一十三篇承其家史節題
顏騰妃精堂[illegible]誌而讓歸

中之鏡而與照妖之神物並烈
亂嗚呼殺令目虎鬭切齒遼
左鼎沸寇逼門庭而三巴
又報殘矣須者征東征西之
詔分布寰中斗大金章懸

之在闃寥々宇宙滅寇讐
人係之當事蓄提戈躍馬之
先知其制而學法之源流溯
矣知其戰與守而寸鐵論
乎辭譯職侯矣而樣矣

其營与陣而細柳軍門河陽
旗幟堪誇虜魄矣知其窮
與粮而人無枵腹焉盡上囊
元氣壯矣知其山川與象緯
而淮陰背水甲子陳師勝算

在我矣豈如是也而茲集寧無裨於當事者乎是故筭籌佐一時者也鏡匯直佐一時而寔佐一時者也有鏡可以無筭籌而有以筭籌者可以無鏡而

李學營之士嘗自時鍛以
歸范之心賦孫吳之奇請
纓繫頸甚承學于問渡哉
貔貅無壹勇之壹氣大
將軍馬上破敵人矣

暇發災戮之局孰知亥
運籌帷幄畢當必思其
借鏡也倘因西江之水
譬及畫餅之寬愈譏
則余且為之辭聊已

峯亭張爲世調父撰

漢仲子曰文武兩郎俗儒引
為兩儒合為雖經難足矣錢
筆停心鎔繫西乎雅氣消磨
三寸罷中寞睡同能受君偽談
將軍血戰窮尋至獲賊張歸
來病卧出關邊荒鳥嵐泉詩

藝〡儀陽一切詩之擇靈惟閒棗
事則睛癡而欲裂今年春蜀
點畫聲東學不淺呼曰破磨心
長冥苛力強時招業頭無鏡底
轉閱之覺矣罣氣代徵誅去器
不足之人亦患天山巔定哉況之靡

小醜騷動萬方倘能挽銀河洗
甲兵出勸親征而藩擒抗遷
讖而虜退下南贛而叛勦九原
原作不得謂戲筆為俗儒
見又以征綠當路者也余試問
僕之奚問鍾譚與家亭闕

徐兄孟宣長卿先後唱和長歌本于家軒集學不減司馬問中不可一世而孟宣風流蘊藉負文武材通儒也是集也意微逗其傀儡乎

社弟溫端五韓文謹跋

兵鏡吳子十三篇敘

庚申歲吳長卿偕其叔江村訪余於京都余覩其人美如玉英英有奇氣嗣是日與把臂時擎樽吊古時檢韻描情時對局敲燈時爐香爆座而覺長卿嗜尤熟茲他介也頋語及

奴醜便拍案大叫毅然有請纓繫頸之思焉噫何壯也既余值
先廟大漸倉遽求
幼主侍左右郭可得能旋奉
乘乾而一乘一紹之交亦岌岌矣余方
拭目

新政思得進終軍以致單于詎意
以病歸園閒閒泄泄一瞬更秋志且
休矣而長鄉忽東余曰[illegible]耗匪茹慗
居焦穫余小子無能飭戎以匡王國
唯是寓首嘯下藉同志玄宣子搜考
合武備彙而成編凡一十有三篇以

寸管代戈矛以尺帙代露布以摛縹代帷中之借箸以授讐代塞上之摧鋒而顧持戈矛捧露布摧鋒借箸者一展之而收虜於目中再展之而擒敵於掌上展之又展而勒績於旂常如是焉而已幸假一言以額之余

覽未竟不覺拍案大叫曰有是哉其大有造於國乎方今泰寧日久廢惰滋深軍則空籍矣武則演劇矣伍則呼庚癸矣將則紈袴子弟債帥殘官又皆法束乎文墨而擔弛於輿馭矣戰則二廣六花茫焉莫曉悖天

時失地利而攻守兩無所據矣得是編而讀之夢者覺靡者振豈特蝓爭變為貔貅億將貔成熊羆而中天之軸立轉富強標銅柱於南極奠磐石於東隅旦可俟矣兩君不大有造于國哉且兵家鼻祖莫過孫吳而

是編之數巧與孫符兩招之氏巧與吳
叶孰謂千百禩而下遂無孫吳子其人
耶余因是而還意之而後知長卿之漆
嗜有以也一樽也而折衝之畧寓焉一局
也而賭墅之机托焉信歆高吟安必非
樽言衆芑之情乎試爐莊視安必往

金甌無缺之思寄興托風流心雄撻伐則兵鏡一書其長纓也單于之頭不久繫

闕下矣

江夏楊漣太洪父撰

兵鏡吳子十三篇凡則　計十條

一兵家言。雖得馬上之後。求之高閣。然其書則充汗矣。自武經七書而外。若武經總要登壇必究紀效新書。虎鈐經武備志。武編兵垣兵畧。種種不可悉述。然非失之簡畧。則又失之浩繁。且總要一書。係是宋本。大半有宜古而乖今者。孰有是書抽陰符之秘。洩玉版之精。不繁不簡。準古酌今。而集其成耶。

一他書不唯摭拾不經。而且類次無序。若是編者。覽其綱。便悉其目。檢其目。卽挈其綱。使觀者辨知列

眉洞如指掌其有不快心者幾希。

一倣孫子而輯十三篇就可意增就可意減且井井有條脉脉通貫雖出纂彙之工實融牽合之迹人集之耶抑天成之耶。

一每篇綱有綱之統論目有目之文章然就一綱一目中而一篇未盡其意則另揭一行而列之但不復標題耳所謂合而未始不分分而未始不合也。

一每篇綱目之後復有條畧者局雖刱獲然亦微倣行軍須知之條畫焉蓋支分於涯源之外縷析於全幅之中不如是不足以使粗知文義者一展卷

而瞭然耳。

一條畧之外，復有圖說者，蓋義未易曉，則摹之以圖，圖未易曉，則闡之以說，圖前說後，畫然不紊，而間有說前圖後者，所重在說故耳。

一行中有亞一字者，如條畧次行是也，有亞二字者，如總目是也，有亞三字者，如總目中之細目是也，總之一字位置，確不可移，雖謂以兵律爲書律，其誰曰不然。

一是書恐文理荊棘之處，觀者倉卒難會，故每句讀圈且字櫛句比，動經數番之心，數番之手，[illegible]

目而復不輕藉手。嗟嗟。良工心獨苦矣。

一是書稽覽甚富。攻覈甚精。大都製成書爲根柢。運已意爲斧斤。亦間有發前人所未發。道時人所不敢道者。豈規規編輯也云爾。

一是書也。豈徒曰項弁兜者習之乎。恐服章逢者。亦未可少也。何也。戡亂之韜鈐。保泰之經濟。胥裒於其中也。

新都江起龍九鱗父識

兵鏡凡則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總錄

卷之一

軍制　定軍制策　復唐府兵論
　　　軍制條畧

卷之二

選將　辨將　誅主
　　　辨士　俠比
　　　選將條畧

卷之三

任將　將難　任將條畧

卷之四

將職　將係　將本
　　　將職條畧

卷之五

選兵

選鋒　選能

選不拘方　財才相用

廣士　納盜

勸募　蓄義

原選兵　選兵條畧

卷之六

講武

教例　習勒進止常法

教旗　教步兵

教騎兵　操敵條畧

卷之七八

行軍

行軍條畧　齋糧

斥候　探旗

探馬　哨探并圖

田谷行營并圖　遞舖

行烽　軍祭
軍誓　定惑
鄉導　學驗
啣枚　下營九法
下營地網　下營消騎
下營諸器弁　下營擇地
移營雜制　夜營
備夜戰　夜號
夜巡　更籌
防毒　尋水泉
養病　收放
號令　賞罰

卷之十九

計戰

不戰　料敵將
察敵形　新智
據利　乾頓
六形　九地
九地反用　奇伏
擒敵　覘襲

間諜　用說
百戰條畧　用騎附選馬
用車附車制　用牌附牌制

卷之十一

營陣

歷代陣法　車營圖說
輜重營圖　營陣條畧

卷之十二十三十四十九

攻守

攻城　攻城圖具
攻城條畧　守城
守城圖具　守城條畧
火攻　火攻圖具
火攻條畧　水攻
水攻圖具　水攻條畧

卷之十六

軍需

州郡儲糧　中衞屯田
西北墾田　九邊屯田

屯田十政　　保甲條畧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天文　　星象　　占候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地理　　海江防　　九邊附女直考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總錄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軍制

目

定軍制策

復唐府兵論

軍制條畧

兵凶器戰危事也何以訓練習之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黃帝伐蚩尤以來丘井已制則軍者所以以殺止殺以戰去戰者也。然不歷攷其制則美意不知

所法延弊不知所懲古昔寓兵于農之制善矣得其意者則唐之府兵稱焉顧不旋踵而壞國祚隨之嗟嗟軍制可弗慎乎哉故以軍制爲篇首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選將

目

辨將

謀主

辯士

俠士

選將條畧

夫三軍之衆如蝟毛如亂草欲使群而聽一人之指

揮。號動而萬目注。腓動而萬足馳。意動而萬情會。置之生則生。置之死則死。不亦難乎。故得其將。是謂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其將且蓊起而譁然矣。是以軍制之次。即列選將篇而爲第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任將

目

將難

任將條畧

將何以稱任也。蓋對壘决機。轉于呼吸。君烏可不任將。將烏得不自任。如邇者分閫不專。非爭戰守于野。則請戰守于朝。千羊九牧。疆宇之淪喪。有由矣。不知任之未可輕者。謂恐非其將耳。業選矣。尚得肘之掣耶

故任將次選將而爲第三。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將職

目

將條

將本

將職條畧

受若職。怠若事。即在一官一司。處優游閒散之任。且不可。而況將云乎哉。夫授鉞之後。豈徒授之兵柄。直舉社稷封疆。全授之矣。非通三才。備五德。不足以副

一將職可不副乎哉。職可易副乎哉。故任將之次繼以將職之第四篇。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選兵

目

選鋒

選能

選不拘方

財才相用

廣士

納盜

勸募

耆義

原選兵

選兵條畧

嗟乎今日選之一字不暇言矣但曰募兵募不可不募又不可何也夫朝不謀夕之衆悤遽久矣惟以勢渙而弗能聚今代之聚而不爲之所則選而發與赴虜而發等發也而緩急分矣彼豈不熟審乎故曰不可募也然不募則誰與衛餘誰與扼險天下有無兵之將乎哉故又曰不可不募也然則募乎不募乎調

之蓋有策焉、一曰紀律貴嚴。哨官哨長隊長隊伍。向也名而已矣。今以等第鈐束。少犯即白之統帥。譴以軍法從事。無相私。無相隱。庶幾無相玩乎。二曰聯以恩義。一公無私。同甘獨苦。如李牧之日費牛酒。吳起之病疽輒吮。士心感佩。有不悅服者寡矣。三曰給餉貴速。朝編冊籍。暮給廩餼。嗷嗷鼓腹。何至有脫巾呼癸之虞也。四曰安家從厚。今以薄道爲招。彼計不與生不得不應。當其應之時。固已務難。有心敵愾無其夫。應以爲募之法。宜區三等。勇武兼擅者爲上等。伍長者爲中。兩詘者爲下。則安家以是爲差。務得賢

其父母妻孥，係無內顧之慮，且俾無家室者，挾其資
厚，自待不薄，又焉肯一逃以輕喪其元乎。五日務令
完辦，三日以前，將安家銀兩完而畀之，而限三日以
後，一鼓趨食，二鼓處分，三鼓登程，不然而銖銖以付，
捱延歲月，浪費無餘，一旦譁譟，誰實使之。凡此五者，
當事者豈未慮之熟哉，而卒使恩威並阻，則承委者
未必寔體之過也。總之募兵之道，只要辦得恩威兩
字。恩不妨溢于額外，威不容貸于法中，恩則寄維其
腹心，威則牢縶其手足，手足腹心，業為我制，又何不
如身使臂，臂使指哉。此區區芹縣之私，於選兵一篇

漫應一得而于當事之知耶罪耶則愚之所未及慮矣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講武

目

教例
習勒進止常法
教旗
教步兵
教騎兵
探敵條畧

夫今之兵皆市人耳驅市人而戰可必勝乎則勢必講于練矣顧練之之法惟以習武藝教陣法爲主其法維何曰止就千人而言選其長于矛者爲矛長長于刃者爲刃長長于射者爲射長長領二十人晨夕訓練譬之塾師之課蒙工師之繩藝然將官則日升演武堂而督之日演百十日演千過而復始無容少懈陣法則授之以圖而通之以變合而操之三六九之期于是衛軍中勇技全擅者列上冊勇劣于技技劣于勇者列中冊而兩殿者則列下冊焉計三月可以熟練千人竣則別爲偏關此與假獻俘倍北走者

似有間也。又一法云。假如五人爲伍。伍之長則一日而三閱焉。二十五人爲隊。隊之長則一日而一閱焉。五十人爲哨。哨之長則間日而一閱焉。百人爲卒。卒之長則三日而一閱焉。五百人爲旅。旅之長則五日而一閱焉。千人擷之以團練。團練則十日而一閱焉。合而較之。二法實小異而大同也。考諸署曰。隊與隊熟而後合之於總。總與總熟而後合之於哨。哨與哨熟而後合之於營。以督撫操軍。不若以將官操軍。以將官操軍。不若使軍自爲操。操期非練兵一証佐乎。其

既選矣。訓練要矣。故以講武繼之。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行軍

目

行軍條畧　齎糧

斥堠　探旗

探馬　哨探并圖

山谷行營并圖　遞舖

行烽　軍餘

軍誓　衆惑

鄉導　字驗
御枚　下營九法
下營地綱　下營陷騎
下營諸器并圖　下營擇地
緣營雜制　夜營
備夜戰　夜號
夜巡　更籌
防毒　尋水泉
養病　牧放
號令　賞罰

夫以仲由行三軍而宣父且弗之與則行軍豈易易哉蓋軍有以行爲行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是也有以止爲行者後人而發先人而至是也有忽止而忽行者止如堵牆動如風雨是也有進以爲行者前仍其前後仍其後是也有退以爲行者以前爲後以後爲前是也有統而行之者列爲方陣戰鋒在外輜重在中是也有散而行之者聯爲長陣如常山率然首尾相應是也有行于山谷者絕山依谷步步爲營是也有行於水上者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是也有行于平陸者處易背高前死後生是也有行于

斥澤者亟去無留必依水草是也有行以車騎者十害九敗不可不避八勝十利不可不趨是也有行以步卒者多備拒馬蒺藜常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是也此特其大畧也究而言之鬼神莫測其機風雲莫擬其狀雖有能之將有制之兵苟非縝審其就能與于斯是以講武之後繼以行軍爲第八。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計戰

目

不戰　料敵將

察敵形　新得

據利　就順

六形　九地

九地交用　奇伏

擒敵　覘釁

間諜　用說
百戰條畧　用騎附選馬
用車附車制　用牌附牌制

夫必嗚鏑交鋒而後謂之戰戰亦危矣盖聞捷于郊原何如折衝于樽俎折衝于樽俎何如筭勝于廟堂一戰而拓疆宇戰可也一戰而戮蚩尤戰可也不然則寧堅壁固壘機謀潛運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衆待寡以強待弱以堅待瑕而已矣故古人貴以先聲奪人之氣貴以寸舌下人之城貴以片紙降人之國盖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何必驅生靈于鋒鏑塗肝

膽于疆埸。逞一擊而後快乎。且所謂進死為榮。退生為辱者。言其敵愾之氣。應如是耳。若不求平日之勝不勝。而第論臨時之死不死。覆軍而死則曰節。全師而避則曰迯。吾不知區區一死。何濟于國也。兵法獨不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乎。則戰之以計也審矣。故以計戰一篇析為二卷。以次于行軍之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營陣

目

歷代陣法
車營圖說
輜重營圖
營陣條畧

夫戰則戰焉已矣。何以營陣爲哉。蓋不知止焉而營則不動如山，難知如陰，敵不得以撓我行焉而陣。則

雖絶成部。雖散成行。敵不得以亂我。故金虜曰。撼山易。撼岳軍難。營陣之謂也。顧非操之有素。而令三軍心存進退。耳聽金鼓。手知擊剌。足趨坐作。隨旗變化。電發猋馳。俄頃之際。烏能使之立整哉。故營陣一篇又次計戰而輯。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攻守

目

攻城　　攻城圖具
攻城條畧　　守城
守城圖具　　守城條畧
火攻　　火攻圖具
火攻條畧　　水攻
水攻圖具　　水攻條畧

用兵之道，不出戰攻守三局而已矣。可戰則攻，不可戰則守，故曰攻則有餘，守則不足。顧善攻者動于九天，要未能舍水火而別爲攻；善守者藏于九地，要未能舍水火而別爲守。貴用之宜焉耳已。故就攻守一篇，析爲攻城守城火攻水攻四卷，而次于營陣之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軍需

目

州郡備糧

中衛屯田

西北墾田

九邊屯田

屯田十政

[illegible]

善用兵者。因糧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尚矣。猶不曰師行而糧食乎。則陸輓水輸。必取之國而足。而况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則軍需若之何不亟亟也。緣軍需而遡軍需之所從裕。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君之何不亟亟也。故以軍需一篇。總次于諸篇之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呉子十三篇綱目

綱

天文

目

星象

占候

戰人力也謀人智也器械非人弗利餉非人弗充何涉于天而兵家輒重夫星師曆士哉雖然有説焉蓋知風則順風而揚火可前禦也知雨則决堤而注水可前坊也知象緯則達興衰之數知雲氣則明休

咎之微由是言之則陰陽向背旺相孤虛占候之術兵家殆不可闕焉故析天文一篇以爲二庶畧備其一斑云。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地理

目

游江防

九邊附女直考

兵法云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兄目不辨九川四隩乎哉然邦輿大矣。山川險要。豈能以親記躬睹是邊陲者國之藩籬。兵之所宜戍也。江游者賊之淵藪兵之所宜知也故地理一篇列為一卷

以著其槩若欲悉寰中之見廓域外之觀則廣輿志可披也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卷之二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姑蘇張國經元建父 較正

軍制

古者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夏商而上。制度無載。不可得而詳也。

周官以一卿爲大司馬。掌制軍詰禁。又有小司馬軍司馬。官皆用大夫。又有輿司馬行司馬。官皆用士。是

謂老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以相督攝以相承而武官之列備矣凡制軍國中自六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一鄉萬有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五人為伍而屬之比長五五為兩而屬之閭胥四兩為卒而屬之族師五卒為旅而屬之黨長五旅為師而屬之州長五師為軍而屬之命鄉居守征行以綱部曲而師營之法備矣

齊威公用管夷吾之說制國五家為軌則五人為伍有軌長以帥之十軌為里則五十人為小戎有里司以帥之四里為連則二百人為卒有連長以帥之十

連爲鄉則二千人爲旅有鄉長以帥之五鄉爲一師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有五鄉之帥以帥之故有中軍之軍高子之軍國子之軍焉寇旅獨治略本周法亦大國三軍之制也

戰國以前軍士在於閭里有事焉而儕稽有時焉而教習餘功暇日農作而家居未有留屯坐食番上長征之法是以兵寓於農也有事隨鄉黨推出師行從則有部隊裨校之號殊焉

漢以後大改二代之軍始有州郡教士京都校卒而掌兵典衆不任鄉黨之吏矣初詔郡國選有材力之

民籍爲材官騎士使守尉令丞與領課試以備征討京師則有虎賁羽林之士材高者選爲將監而屬在光祿又有南宮北宮衛士有令丞一人掌之左右劒戟士有都候丞一人掌之而屬在衛尉又有越騎屯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士各七百人設置員吏稍尊有司馬稍尊有校尉而屬在北軍中候皆開將宿衛有征則行自高帝至建安雖士員官號更易不常而漢之營法具此也

魏晉已降軍號尤繁處置統隸大約如漢遂於西魏始立諸府不滿百人有部將主之隸在二十四

軍。每軍一開府將之。每二開府屬一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分屬六柱國。

隋則每府有隊副旅帥校尉。鷹揚郎將副郎將步卒有步兵校尉。騎士有越騎校尉。離典兵馬而征防上免內聽命於十二衛。衛二將軍。一大將軍判之。

唐貞觀以後上府至千二百人。中府至千人。下府八百人。十人爲火。火有長。五十人爲一隊。立隊正。三百人爲一團。置團校尉。而府有折衝左右果毅。知府判府事。內屬諸衛。則如隋制。武士應宿衛者。離爲三番。其征人防人。亦有迭次。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壘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

本朝開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令天下都指揮使司凡

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 本朝軍制之大略也至於京營之制考之國初

高皇帝以神武定四方特設翼元帥府統諸軍已折翼府諸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賓

議今廢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於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於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倣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成化三年分爲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

陣者。曰老家。住營備作。正德六年。更為東西兩官廳

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兩官廳復

祖制三大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撥等名。
及諸內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
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
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實蘇令旗等項。則仍隸

神樞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
其副將各止一員。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
於今不變。此京營沿革之大略也。

列廟以來。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為令。獨

莊皇帝銳意飭武。惟自隆慶三年爲始。於季冬農隙之候。親臨閲視。辨别將官。以爲黜陟賞罰。誠爲曠典。乃今則廵視非不有科道。三年又非不特命内外臣代一閲視也。然而法令空懸。廢弛猶昨。失

莊皇帝遺意矣。爰稽舊章。博採群議。竊以爲有嚴訓練。覈選補。信法令。清班軍。新陣法。集名將之六者。宜講求焉。試詳論之。今之營規。毎年以二八月十五日上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毎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閲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六日。各營將官。分日輪操。謂之分操。先是科臣疏議

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擇精熟者立爲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射打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講練。仍以教練分數定賞罰格。總協大臣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面加操演。操畢。仍掣留一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長。其分操之日。各將自掣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令非不嚴也。乃今上恬下嬉。玩日愒月。即所演諸藝。多習花套以娛目前。其間號爲選鋒數千人。雖亦諳驍騎射。半係貴幸僕役子弟。將領僅示羈縻。莫敢督責訓練。每見歲時殿最。何常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

功。反何嘗以教練多寡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革教師名糧。降將領祖級。祇託空文。未覩實行。以故獷悍之輩。既習于驕貧懦之儔。復安於惰侵晨下營。惟是搖旗吶喊。鳴鑼舉炮。循故套演飾。不半月而荷戈歸。卽良將猛士。未由自見。矧復什九碌碌者乎。則訓練不可不加嚴也。竊查七十八衛實在之軍。當二十五年。一十九萬一千二百一十五名。至二十八年。遞增至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九十七名矣。以此簡入三營。謂宜戎備益振。而議者反厭其多。何也。蓋自今計在營見操諸軍。僅僅十萬耳。顧軍不必

皆土著。而類多江浙游民。名不必載尺籍。而半屬坐頂濫充。將官或利收月餉。明知市棍包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伴。浮開月支糧數。遺洋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之冊。兩不相對。即如頃者撫承清右衛劉指揮所檢舉。業有浮糧一百五十九名。乃編冊便已無名。而營官輒自收補伍。非一役二頂。必係坐季為張。一衛如是。各衛之未發可知。見查如是。兆將之目濫又可知。則安望土無虛伍。戎無廢政哉。清查之法。莫如春秋聽操補於戎府。丁壯即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月頂有罰。又一

面關會驗逕應有名即與收補不則行衛勘報而稽勅有罰在兵曹舊冊不載者照名在下摽應冊不對者扣糧參治必嚴同舟共濟庶可汰積蠹而實戎伍於萬一也則選補不可不加嚴也兵以制勝以威克故賞罰不明不足以厲士氣號令不肅不足以一士心可將令者必使三軍畏我甚於畏敵然後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國家制軍令輕則綑打重則穿耳割耳甚則斬首以狥何承平日久各該將領務為姑息之政以邀寬厚之名謂宜申嚴軍令各官軍入營之時初砲方舉營壘已定但有隊伍錯亂進止參差喧

嘩無忌者。依法責治。若操未畢而閧然四散者。許本
營將官。將爲首軍人。綑打號令以警其餘。頑令異懊
成習。無敢有責營軍至二十棍者。若綑打貫耳等令。
則從未之聞。且例稱較藝營卒既畢。方許各號頭令
抱牌負役。赴大將臺處共稟放砲。散操。不然者。懲覷
重加參治。而今率弁髦之。愛克厥威。胡能有濟。則法
令不可不加信也。　國初設收團操司官軍一十六
萬。輪戍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於勤勞。備援兵
於緩急。意至遠也。倘令一一盡貔貅之選。若古更卒
番休迭上。豈不益壯干城哉。即不然。而如大寧之撥

守薊鎮，亦資擺堡之用，又不然而或留墾荒，或留濬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以節年逃故，原額已耗十五矣。且又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衰甲，至則逃於工作焉。夫所稱做工云者，非果承乏赴必不可已之役，不過中貴人所督一切營繕耳。此即工部自有人匠班價之正供在，獨奈何減衛士以代營作，而猥為奸貪藉手閑之領班官之虛額冒糧也。預住積猾於京師，客收無賴，僱點闌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鑚擬工役，旋用照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潤私橐矣。此其在營營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

貫人相比周弊且牢不可破非法也臺臣劉思問議每班將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名各照原分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劄付官統領專一在營操練聽候調遣仍移咨工部并內官監今後遇有重大工程必須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給不得徑議撥用顧今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之在伍僅循舊年耳欲求如

孝宗朝力爭占役寧冒不韙大工之謗若劉忠宣其人者胡可得也則班軍不可不加清也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

砲台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即此[illegible]意此即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無乃溺於夙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

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議者又曰孔明惟與中原旗鼓相當故八陣可用脫與虜遇如飄風迅雷亦必不執八陣以應敵也矧今倭虜並備於一時戰守機神於萬變所習陣法安可拘方曷不特簡知兵大臣更加講定演以八陣而各盡其變有觸處為首應處為尾之妙使四方效而為之庶亦可以鼓士氣而振先聲則陣法不可不加新也古天子命將推轂而遣之收攬英雄用之如左右手不聞臨敵索將也翼翼京師固邊鎮之堂奧九服之根柢也所遴將材自宜拔其尤居中籌畫以備秉鉞分閫之選近本兵且猥

以虛劣轉者。如云某考下一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即有豪雄自許輩人。不復施習騁矣。且也祿畏薄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紈袴。就室廬之便。願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營推者多幸補。不具論。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工排擊自固。即遴腹故。不乏真將材。卒未嘗收萃中樞。而處以散地。亦安從駕馭之。以盡其材乎。至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參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參近四十人。則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

共二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八人。衝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即自營中授以閫外。兵機既不難坐籌。倉卒亦無煩徵調。主識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算常多。不惟兵部承杜是非之嫌。亦可實收用人之效矣。則各將不可不加集也。今天下盖不無事矣。徵兵乞援於四方。餉金告竭於公帑。內窺者輙垂涎於大盈。外訌者或生心於扼吭。乃聲容盛而根本虛浮。議煩而軍實匱。諺有之。京軍謂之眉毛軍。去不好看。留不堪用。嗟嗟。是何

可鬪於黠虜哉。及今不圖。愈難救藥而圖之抑又有本。則惟繫我

皇上之一心耳。可也。六飛親馭則將吏靡不觫心。九伐既申。即旗幟上爲變色若公侯伯都督輩至貴倨亦各攘臂邀賞歛袵避罰而預習騎射者且踰年况其下者敢不夙戒以故賞加則知榮。罰行則知威。紀律更新聲實並暢此豈一吏敢任其怨勞亦惟是

皇衷無逸有以补激厲而大明作耳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勝者將勝也。詩不云乎。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君子萬年保其家室頋痻洛

矣爲今日頌

定軍制策

蘇軾

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

之斷，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兩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

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饋運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爲者要而論

之今之禁軍不如漢之戍更漢之戍更不如唐之府兵也

復唐府兵論　丘濬

三代之制不可復必欲復古之制壯國威省國費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耕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隸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世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皆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

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鈌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迄至今存可也惟今　本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資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其地復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蹙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由牧言觀之則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

廷並不特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所司亦往
往擿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國初之舊切恐自茲
以後日甚一月失今不圖恐後愈難于今矣請于國
常制之外于京畿之中別爲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
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
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共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
平五府實居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
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
勁兵則國勢自尊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
手叅養之徒蓋有間矣若能見之施行每縣因其原

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五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爲一都甲視軍衛千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在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規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

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損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
籍五十八免役疋羸篤廢者除其名稍糧量減其給
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遣
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之
每府闢平衍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
府都督一員帶領將卒於此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
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
政工部遣官閱軍器事竣各具實開奏遇有征行撥
籍起調又見京輔之屯條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
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隣

每三丁備一種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為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稈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為倉場積草料于近廐之地以為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塲為勢家奏取為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蓄驢騾以為駕馬運地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徤者印烙以備俵散壯丁俾其騎操有時點視有瘦損者罪其人如此則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置曰請

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
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筭天下秋糧夏稅
鹽鈔抗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何儲積凡
幾何經費之外預備之儲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
其有羡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顧役之值買物
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值出此
錢雇倩民以代之當凡此五郡每歲合辦物料官先
爲計筭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寛民力
以足兵備亦可以牧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
物皆得實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然則國計僅足不

能有餘則如之何曰設法措置隨時通用損有餘以補之損不急以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歲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國家歲入夏秋稅糧見今二千六百二十二萬餘其他鹽糧課鈔亦不下千萬之數損此五六十萬之費以寬今日畿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國勢以張國威內以固京師外以攘夷狄其於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于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

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曰。此議惟仍州縣之備。而不爲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閱。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況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閑。如出湯炙以就清爽之地。其鼓舞思報爲何如哉。此法儻行。非但足兵。

亦可省費。內以壯國勢。外以懾夷心。又何疑焉。

軍制條畧

一衛所轄於都司。都司轄於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凡五千五百有奇。清勾之法既壞。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營過爲誅求。收伍未幾。旋即竄匿。至於犯法充衛。軍所在。種種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荷戈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役及無妻者。輒與罷革。雖贅婿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

一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正不知衛所之人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點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撥濱雜劇其次逼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存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爲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職守無資敝蓋坐此至於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爲今之計則此弊不可不清也

一今之論兵者有五曰足軍額曰選兵民壯曰練

鄉民。曰募義勇。曰調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也

然皆非探本之論也。何也。衛所軍與弓兵民壯。乃

官兵也。官兵足。何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弓兵民

壯則不堪用。故思練鄉民。鄉民不能遽練也。故思

召募。召募不得人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

弊。其原不在於此。蓋承平日久。既不用軍以戰。則

軍為徒設。不過聽差點名虛文而已。練之似為徒

勞。不練亦為無害。在班似為徒養。逃亡亦為不覺。

衛官初以兵缺為利而侵月糧。法司後查其糧而

作羨餘。兵日漸寡。糧日漸縮。若遇寇亂。撫按兵備。

見軍無適於用。欲究之則弊久。欲用之則徒使將官受失機之誅耳。不得已。權用民壯義勇。更廣募調以支之。募調不可常。則又議練鄉兵。要之鄉兵僅可自守而不可爲隣援。爲今之計。不如復

祖宗舊設軍額。欲復軍額。須復舊設糧額。糧額如舊。則足軍無難。軍額如舊。則沿海衛所隨在有備。不必募調而常如募調。且實省募調之費矣。